



“政府不能跳光杆舞”

——青岛草根 NGO 的生存现状

本报记者 鲁超国 姜萌 赵波

“你们救人，人家给你钱吗？”

“不给。”

“那政府给你们钱吗？”

“也不给。”

“那你们花了时间，搭上自己的钱，不顾自己的安危，去救素不相识的人，你们岂不是傻子？”

“我们能从中收获快乐。”

这是曾经发生在李延照和妻子之间的一段对话。

李延照是“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”的队长，武警退役，体格健硕。青岛当地很多喜欢登山的“驴友”几乎没有不知道这支志愿队的，因为不少在山上遇困遭险的人都是被他们救的。

目前他们还是一个草根 NGO，拥有成员200多人。他们正打算注册，成为真正的 NGO。

在青岛，目前注册的 NGO 已经有6000多个，“他们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。”青岛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张志勤说，“政府不能跳光杆舞，有一个十六字口诀概括得最好：党委领导，政府负责，社会协同，公众参与。”

因为共同爱好聚到一起

在青岛城阳流亭立交桥北200米，一个汽修厂的二楼，有一间70平米的房间。这就是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的办公室。

这间办公室紧挨青银高速和城阳高速，当初选址费了半年，“是为了出动快捷”。本来每月租金900多元，老板得知他们干的是“好事”之后租金全免了。

办公室中间摆放着一个大会议桌，西侧靠墙的桌子上放着三台无线电设备。办公室西南角有一张简易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，椅子后面的墙壁上有一幅书法作品：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。

这支救援队的骨干成员起初都是一些无线电爱好者，“从2002年就开始玩了，刚开始就我们四五个人，就是为了省点电话费，通讯方便。”李延照说。

2004年印尼海啸，一名英国女无线电爱好者通过电波第一个向世界发出了求救信息，这让李延照等人若有所思：“原来无线电还有这作用。”

办公室的墙上挂着“一七五军团”（这是以他们通讯频率439.175兆赫的尾缀“175”命名的——记者注），“红十字一七五应急救援志愿队”两面旗帜，“这两面旗帜反映了我们两个阶段的历史，以前完全是自发的，后来成为红十字下的一支志愿队。”

李延照又指着墙北侧的一面写着“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”的旗帜告诉记者，5月7日，中国蓝天救援队总部的人将来青岛为他们授旗。

办公室的架子上堆放着绳索、担架、急救箱等装备，“这点装备就花了四五万元，大部分都是我们队员自己花钱买的，一部分是青岛红十字会资助的。这些药品是我们一个开诊所的队员带来的。”

现在，这支民间救援队已经拥有200多名成员，他们来自社会各界，其中既有退伍军人，也有来自电子、外贸、医疗、教育、IT行业的无线电爱好者。

而青岛的另外一个草根 NGO——青岛交通俱乐部，也是因为共同的爱好把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了一起，他们的“办公



一名队员为李延照整理救援服。 本报记者 鲁超国 摄

室”则是一个网站。

“我们上有70多岁的老人，下有十几岁的小孩，都是我们的会员。”俱乐部负责人之一张凯称，他们的会员已经4000多人，“大部分都是从从小就喜欢研究公交车的，就像有些人从小就喜欢集邮一样。”

“虽然都是公交车爱好者，但是每个人的兴趣点却不同：有

亲历演练的李延照觉得志愿队之间衔接不流畅，“也就是在那时，我有一个想法：为什么不能把8支队伍糅合成一支综合性救援队伍？既能搜救，又掌握紧急通讯，还会紧急医疗。”

同年6月份，他们加入中国救援联盟，邀请蓝天救援队给他们做培训。

现在，他们每周一开一次

渐渐地，交通俱乐部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，后来开始主动找他们征求一些意见和建议。

“比如城阳要实现公交一体化，政府部门就让我们提一些意见和建议，我们在网上进行征集，然后经过讨论和论证，整理之后交上去。有不少都被采纳了。”

在啤酒节和糖酒会的时候，俱乐部还组织志愿者去现场，为乘客提供现场咨询。

“因为这是大家的爱好，所以积极性都很高，自律性都很强。”张凯说，他们“负责人”的职责就是对报名志愿者进行排班，“有时候志愿者太多了还要经过筛选。”

“社会组织成员是因为兴趣爱好才聚在了一起，所以凝聚力非常强，办事效率也非常高。社会组织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中的很多不足。”张志勤认为。

“一句‘谢谢’足够了”

张凯从来觉得把大把的时间花在“青岛交通俱乐部”网站上是一种浪费。

“我们肯定不是为了金钱。当我们的建议被政府采纳的时候，我们获得了一种满足感，这比金钱更受用。”

张凯说，通过与政府的合作与沟通，政府会把一些最新的信息透露给他们，让他们提意见和建议，他们的兴趣爱好得到了满足，而他们为政府提供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，也是在帮政府的忙，“达到了双赢的效果”。

在李延照的救援队办公室，墙上有一面锦旗：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。送旗人的落款是：盐城路6号登山队，时间是2010年6月28日。

“那是6月5日的时候，我们救助了一个65岁的老人，他的脚蹠扭断了，被困在李沧区一个山上。我们把他救下来送到医院，医生说再晚一个小时老人的脚就得截肢。”

“后来他老伴给我们送来锦旗，给我们磕头，还给我们钱，被我们婉拒了。”就是这面锦旗把李延照感动了，“这首《游子吟》是一位母亲写给儿子的。她把我们都当成了亲人啊。”

很多人也不理解他们：花了时

间不说，装备自己买，甚至连元钱都要自己掏，你们到底图个啥？

“我们啥也不图，一句‘谢谢’足够了。”李延照说。

当爱心遭遇“狼来了”

今年2月12日中午12点多，李延照正在水厂往车上装水，突然收到任务，他关上车厢门就奔赴救援办公室，路上发出了集结令。

半个小时，13名队员赶到。“有一游客在山上迷路，发生骨折。”对方电话能接通，李延照一边安慰对方，一边询问方位。

2点17分，队员们到达游客指定的位置，但是没发现人。打电话不接，发短信不回。

队员们担心游客发生意外，在山上搜寻了三个小时，还是没有任何发现。

最后，队员们只得放弃。

第二天，李延照继续拨打对方电话，中午关机，下午又开机。李延照依此推测对方应该是安全的。

随后，李延照给对方发了一条短信：“王先生您好，我是红十字一七五应急救援志愿队的队长。因为在你报告遇险的位置没有搜索到你，且不接电话无法联系。距我们最初搜救已经过去48小时，我们决定终止本次救援！不管怎样，希望在你真正需要救助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到您，祝您平安。”

对方回了一条空白信息。

其实队员们早已经怀疑是有人“报假警”。“有的队员就想报复，提出把这件事发到网上，把对方电话号码也公布上去。”李延照就靠一张嘴给大家暖个窝子，“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，那样做有损我们志愿者的身份。”

最后大家研究如何防范，但是研究来研究去，也没研究出个结果来。

“任务一来，救人要紧。”让李延照没想到的是，4月13日，又发生了一起“狼来了”的事情。

“我们的队员都非常伤心，非常气愤。”但是，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把对方的电话号码提供给警方处理。

“从去年到现在，全国救援联盟一共发生过三次类似事件，有两次发生在我们这里，另外一起发生在北京。”

“我希望，不要让‘狼来了’的故事演变成一种事实。”李延照说。

爱心难找“婆家”

目前，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和青岛交通俱乐部都打算注册成为真正的 NGO。

“我们已经和青岛红十字会达成意向了，他们同意做我们的主管单位。”李延照说，现在他们遭遇的最大困难是资金问题。

“我们的想法是，有一家企业能资助我们，然后给企业冠名。”现在，他们不缺人，不缺技术，不缺主管单位，唯一缺的就是资金。

而青岛交通俱乐部也打算注册，“必须有专人负责。”张凯说，那样的话，就要靠网站进行创收了，其实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。

而在民政局注册的几个基本条件是：首先是有3万元注册资金；其次是要有业务主管单位；再次是有固定办公场所；最后是有专门的工作人员。

“现在其他条件都好办，就是业务主管单位不好找，因为很多社会组织找不到对应的政府部门，即使找到了，很多政府部门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不一定愿意管。”张志勤介绍，“所以，如果严格按照政策法规来讲，很多民间社团都是非法存在。”

“现在国家政策也在不断调整，以后注册不用挂靠主管部门应该是一个大趋势。”张志勤说。

4月15日，在遭遇第二次“狼来了”之后，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又接到了一个救援电话。

“集结令”通过无线电传输到每个队员那里，李延照和其他12名队员迅速集结，穿好救援服，带上救援设备。

“出发。”